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宋　袁樞　撰

馮跋滅後燕

晉安帝隆安五年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聽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勲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輿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輿之子興段讚之子

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師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閤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宫明旦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

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元興元年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娀娥爲貴人幼曰訓英爲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

朱熈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隷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熈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熈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内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冬十二月己酉立苻貴嬪為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熈於龍騰苑起逍遥宫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　秋七月燕

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冬十一月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陘北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

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三年春二月燕王熙為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黄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懣絶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於宮内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為殉乃毁其襚

鞾中得槃氈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爲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爲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　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

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熈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衆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宫授甲閉門拒守中黄門趙洛生走告于熈熈曰鼠盜何能為

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樞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

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追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熈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熈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熈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　秋八月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尹馮弘

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䟦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為王后子彭城為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隷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　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

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劒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弒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

齊國宜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䟦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孫護為尚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汲郡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萬說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甞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歛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

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名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黁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為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叚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將命於

業業因以暠為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暠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柰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

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巳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暠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以瑤為征虜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幷擊玉門巳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

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犇唐瑶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暠立子歆為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黄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涫以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暠手

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曷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而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御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官屬奉世子歆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

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録三府事謚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

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以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濬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

土俘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
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
爲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
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汜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
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
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
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
三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

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

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宋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為西安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

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
稀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
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棄之𫎇遜善
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
為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
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兾非望以吾觀之非
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兹大事去矣歆
將步騎三萬東出𫎇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

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黄谷

歆聞之喜進入都瀆凋蒙遜引兵擊之戰于懐城歆大

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

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

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

眺右將軍亮西犇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

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

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

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娶其女為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李恂冬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犇涼興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三月河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賓囚于姑臧

乞伏滅南涼

宋安帝義熙六年　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為

追兵所執蒙遜從其衆八千餘户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繞出城魏安人侯諶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

七年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拏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

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爲質乃還　南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

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南涼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

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儁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

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名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

干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亹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犇告南涼王傉檀傉檀謂其衆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衆多逃還傉檀遣鎮北將軍段茍追之茍亦不

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常侍隂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戸垂一萬蒙遜方招懐士民存亡繼絶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隂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

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
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手僔檀歎曰
知人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
者唯卿一人而已傉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政屯
浩亹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
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
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
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

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賔之禮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銓叙歲餘熾磐使人鴆傉檀左右請解之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謚曰景王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傉檀手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

皆犇河西王蒙遜久之又犇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　南涼禿髮傉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讐雖以婚姻待之葢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

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魋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衆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

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為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為太子　秋九月秦曜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

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

渠成都戰擒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畧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

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 秋八月秦王熾磐伐西河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

將騎二萬攻宛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

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内老弱畜産於澆河及莫

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

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　冬十月秦左丞相曇

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嵻峎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

韋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

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伐

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

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户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枹罕　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于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赦改元永弘　六月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徵安

北將軍涼州刺史叚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

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

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　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西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

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瓉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七年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凉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户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黄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内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為

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爲主帥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主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犇還廣寗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八年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

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犇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犇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讐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犇河西　夏

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熈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冦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别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叚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叚氏逃于羌中叚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

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
呼延平又以超母子犇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
長安平卒叚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録乃
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
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
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
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
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

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悦壽以告兖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内外譽望翕然歸之　秋九月汝水竭

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名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已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慕容法為征

南大將軍都督徐兖揚南兖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大尉麴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叚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

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韓諄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

擅朝權譛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黄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

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兖州昱拔莒城
段宏犇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
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
凝凝犇梁父範幷將其衆攻梁父克之法出犇魏凝出
犇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
公始皆犇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凝為侍中南燕主超
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悦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
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叚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

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慕容疑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柰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顧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

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師六宮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叚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

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讐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

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内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冦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

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行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　已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

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

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麾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諲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

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
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
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
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
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
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
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
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

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

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犇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内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

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趣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趣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

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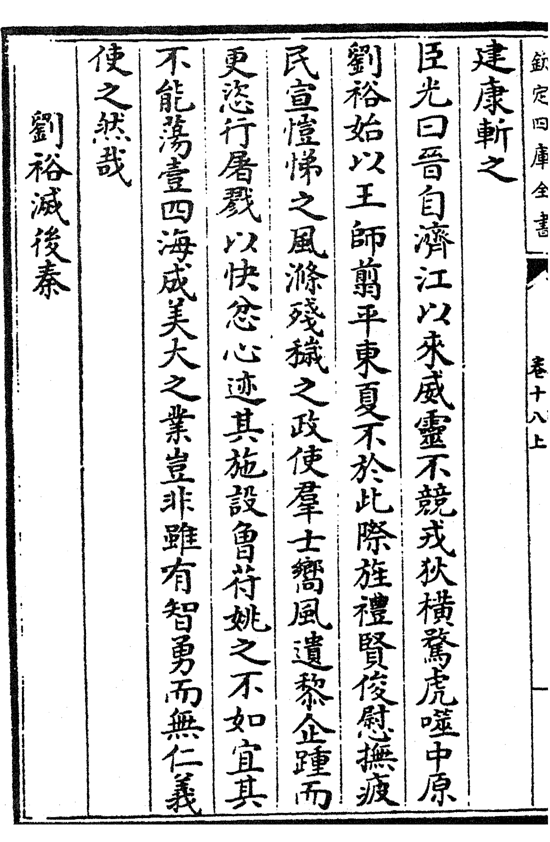
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幷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犇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

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叚宏自魏犇於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綱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

志而更為兒女子泣耶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　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茍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劔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

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



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横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爲太子大赦泓孝友寛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

義熈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録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爲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

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
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
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
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
事黄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
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
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

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

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柰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

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絶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早宜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

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因弼將殺

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幷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瀘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

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鉤己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謡記言國人不安間一歳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宫興疾篤還長安黄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宫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

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仗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輿死生未可知欲隨輿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輿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輿疾轉篤其

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宫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宫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等雍尹沖及弟泓來犇興引東平公紹及

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泓祕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兖二州刺史琅邪王徳文請啟行戎路修敬山陵詔許之　秋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大尉留府事劉穆之

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内外以大尉左司馬東海徐羡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懐慎守衛京師揚州别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懐慎懐敬之弟也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内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

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帥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王鎮惡檀

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欵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拔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兖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

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津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荅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

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冦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

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曾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内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

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犇秦事見劉裕篡晉　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

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皋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

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擒地大呼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没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

司州事戍洛陽　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没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

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陜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陜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

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擒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戸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内外危迫

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衆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犇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西將軍姚諶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

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咸有懼心其將齊黄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兖青冀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　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擒之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

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犇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

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絶其糧道可坐擒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絶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脱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鋭卒襲鸞營斬鸞殺

其士卒數千人絡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王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承其危而伐之其志

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

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
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
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
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
磝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
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
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劒怒曰相公志清
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

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耶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

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眊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眊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

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千魏人退還畔城趙石與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王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絶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内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

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陜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　太尉裕至閿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

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灞

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大尉裕之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

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遥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内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上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

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

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鎭惡壘門請降鎭惡以
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鎭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
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鎭惡迎於灞上裕勞之
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鎭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
力鎭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耶鎭惡性貪秦
府庫盈積鎭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
諸裕曰鎭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鎭惡
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

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

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

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欲
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羡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
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
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羡之
乃以羡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代管留任於
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竝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
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
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

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

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

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懐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太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

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絶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

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犇告劉義真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黃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

鎮惡為安西司馬傅弘之大破赫連璝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勲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内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荆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兖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荆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

隆為都督荆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兖二州刺史　冬十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

皆怨譖脩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絶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徐行若關右

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擒司馬毛脩之與義真相失亦為夏兵所擒義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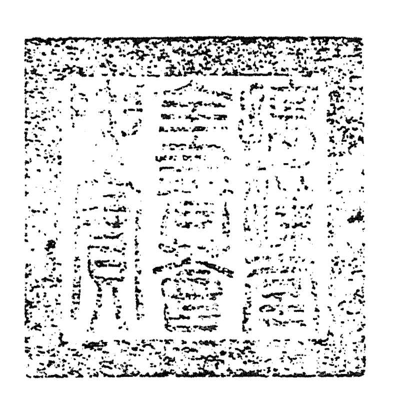
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叚宏單騎追尋綠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叚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絶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呌駡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

殿彝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筭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

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懾服大威為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没諸

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闚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眞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眞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茹溎